用易詳解

一

周易詳解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經部
易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委託景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用易詳解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用易詳解十六卷宋李杞撰杞字子才號謙齋眉山人仕履未詳考宋有三李杞其一為北宋人官大理寺丞與蘇軾相唱和見烏臺詩案一為朱子門人字良仲平江人即嘗録甲寅問答者與作此書之李杞均

非一人或混而同之者誤也其書原本二十
卷焦竑經籍志作譙齋詳解朱彝尊經義考
作周易詳解考杞自序稱經必以史證後世
岐而為二尊經太過反入於虛無之域無以
見經為萬世有用之學故取文中子之言以
用易名編其述稱名之意甚詳竑及彝尊蓋
未見原書故傳聞訛異歟外間久無傳本惟
永樂大典尚散見各韻中採掇裒輯僅缺豫

隨无妄大壯睽蹇中孚七卦及晉卦後四爻其餘俱屬完善謹排次校核釐為十六卷書中之例於每爻辭其辭義復引歷代史事以實之如乾初九稱舜在側微乾九二稱四岳薦舜之類案易爻有帝乙高宗之象傳有文王箕子之詞是聖人原非空言以立訓故鄭康成論乾之用九則及舜與禹稷契咎陶在朝之事論隨之初九則取舜賓于四門之義

明易之切於人事也宋世李光楊萬里等更
博採史籍以相證明雖不無稍涉汎濫而其
推闡精確者要於立象垂戒之旨實多所發
明杞之說易猶此志矣其中不可訓者惟在
於多引老莊之文如蒙之初六則引老子終
日嗥而不嗄云云以為童蒙之義履之彖則
引莊子虎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云云以為
履虎尾之義夫老莊之書其言雖似近易而

其強弱攻取之機形說心和之論與易之元
方元體而定之以中正仁義者指歸實判然
各殊自葉夢得巖下放言稱易之精蘊盡在
莊列程大昌遂著為易老通言杞作是編復
引而伸之是則王弼輩掃除漢學流弊無窮
之明驗矣別白存之亦足為崇尚清談之戒
也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自序

經學不可以史證經學必以史證此吾為書之病也亦吾為書之意也夫聖人之經所以示萬世有用之學夫豈徒為是空言也哉故經辯其理史紀其事有是理必有是事二者常相關而不可一缺焉自後世以空言為學歧經與史為二尊經太過而六經之書往往反入于虛无曠蕩之域吁是亦不思而已矣夫經固非史也而史可以證經以史證經謂之駁焉可也然不質之于史

則何以見聖人之經為萬世有用之學也耶且易之為書葢聖人憂患之作于以同民吉凶而使之趨避焉者也易書既作凡所以避凶趨吉酬酢泛應者在天下日用之際有不窮之妙是易之為易乃聖人應世之書吉凶悔吝治亂安危得失禍福之理之所萃焉者也而奈何以空言學之乎文中子曰易聖人之動也于是乎用之以乘時矣夫時變之來无窮而易之理亦與之无窮善用之則吉不善用之則悔吝古之聖人所以周流變

化而前民之用者皆用易之妙也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伊周之達孔孟之窮在天下有如是之時在易有如是之理在聖人有如是之用葢不獨十三卦制器尚象爲然而孰謂可以虛文輕議之也哉故吾于易多證之史非以監易也所以見易爲有用之學也因取文中子之言而以用易名編嗚呼學易非難而用易爲難吾其敢自謂能爾乎嘉泰癸亥六月望日謙齋居士李杞

子才序

[illegible]

用易詳解卷一

宋　李杞　撰

上經一 乾坤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乾天也以道言之謂之乾以形言之謂之天天為乾之體乾為天之用先儒論之詳矣說卦論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下至于金玉寒氷良馬老馬之細无所

不有亦无所不為也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天為春夏秋冬在人為仁禮義智在乾為元亨利貞其實一也雖然此猶論其可名者爾夫一氣之初渾淪磅礴先天地生有一之理而一猶未形也夫是之謂元元變而為一自一而二自二而三自三而萬物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故歸根曰靜復命曰常而復歸于一此元亨利貞之妙也故元即一之未形者也亨即一之既形生生而不窮之謂也萬物並作而為利歸根

復命而為貞自无而有自有而復无是四者所以斡旋天地陰陽之妙孰謂其可以淺近言之也哉易六十四卦惟乾能具此四德他卦雖具葢有不具者矣

初九潛龍勿用

七八九六陰陽之策也陽自七而進于九陰自八而退于六均數也而卦爻所取專以九六為用何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此天地之生數也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專以生數言之葢生生不窮之義也初居下卦之下一陽潛伏而未動

故有潛龍勿用之戒勿用者非无用也能為可用而不能使人必用此舜在側微之時也舜耕于歴山漁于雷澤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當是時舜豈蘄堯之知我哉吾惟知烝烝以自治使不至于姦而已茲非潛龍勿用之義乎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二居中得正上應九五故為見龍在田言其已異乎前日之潛矣二蓋有大人之德者也乾之利見大人有二九五以大人為君者也九二以大人為臣者也

五之利見天下咸覩之象二之利見得君之義也九

二四岳薦舜玄德升聞之時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之諸爻皆取象于龍而九三獨稱君子九三人道之顯

然者也于九三之君子所以見潛見飛躍之義皆人為之

變也三居上卦之下下體之極進則有偪上之嫌而退則

有過中之患進退之間皆不免乎咎此最難處者也當是

時苟非進德修業其能无二者之失哉故九三之君子終

日乾乾自强不息雖至于夕而猶惕然自懼常若有危厲之心夫如是而後能无咎无咎者未有咎者也四岳既舉舜堯將使之嗣位而歷試諸艱故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舜于是兢兢業業不能自已此終日乾乾之義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躍者飛之漸也在淵者在天之階也四猶切近于五以為君而猶在人臣之位以為臣而已有君人之德

進而或躍退而在淵進退無常而卒以无咎故曰或

或云者以其居可疑之地也其堯老而舜攝之事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五以剛中之德居至尊之位此大人有造之時也應龍之

翔雲霧滃然而興帝王之出天下翕然而應有不期而自

然者此所以利見之也或曰二五皆有大人之德五之利

見利見九二之臣也二之利見利見九五之君也是或一

道舜有大功二十為天子天下同心戴之至于海隅蒼生

萬邦黎獻共爲帝臣惟帝時舉茲非利見大人之事乎

上九亢龍有悔

剛不可過也剛過乎中在九三猶夕惕若厲而後能无咎至于上則亢而有悔矣蓋極盛則必衰天道之常然者也堯舜之末年皆有亢龍之象惟堯之授舜舜之授禹功成不居而退藏于密故當亢而不亢宜有悔而不悔此聖人反禍爲福之道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易六十四卦俱不言用而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用九用六非止于乾坤而已凡六十四卦之為九為六者皆當以是而用之也此因其一以見其餘之義也羣龍謂衆陽也自初至上皆陽陽不可過故以无首為吉欲其退而抑之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不矜不伐湯之慄慄危懼文王之翼翼小心皆能用九者也乾坤二篇之策陽自七而至于九其數則進而以退為用見羣龍无首吉是也陰自八而至于六其數則退而以進為用利永貞是也大抵

陽患乎過故抑之陰患乎不及故進之无過與不及時中之義也箕子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其用九用六之說乎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統天者元之妙也御天者亨之功也各正性命者利貞之用也萬國咸寧者是又四德之見于治焉者也

大哉乾元言乾之大以有元而已元者一之理而一

猶未形也自元而為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並作皆取資于一元以為始老子所謂无名天地之始是也夫至實者以虛為用有形者以无形為用自形器觀之則天固大矣而自元觀之則天未免于一物也一元之氣運乎造化之表以天地之大猶入範圍之內而不可踰此統天者所以為元之妙也然元不可見而萬物之所以資始者何所取哉亦不過雲行雨施而已雲行雨施者乾元之功用散而為亨

者也雲氣上升雨澤下施而品彙之物各流形于天地之間則其亨亦大矣自元而至于亨自亨而至于利自利而復于貞始而終終而始循環之道也六位者自初至上各有其時六爻之位也聖人明終始之道因六位之成以乘六氣之運潛見飛躍各得其時故能成御天之功御天與統天不同統之者天為所囿御之者進退惟其所適而已此御天者所以為亨之功也自元而亨乾道成矣于是變化代興萬物並

作而各正其性命夫自无入有而為變自有入无而為化自无入有即元而亨亨而利之謂也自有入无即利而復于貞之謂也萬物皆有委和之性保而合之以不失其自然之初此各正性命所以為利貞之用也乾有四德而為乾聖人亦有是四德而為聖人聖人者體乾以應世者也故首出乎庶物之上而萬國莫不咸寧亦不過順其性命而已昔舜問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苦死者

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舜之所謂天德出寧其易之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之義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天以形言乾以道言健以用言天為體乾為用乾為體健為用三者異名而同實者也天所以運行者在

乎乾乾不可見可見者其剛健之德也君子之法乾亦法其剛健而已故自强不息自强不息者至誠盡性之學也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而至於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夫悠久無疆非剛健之德其孰能之哉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夫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有不已之德此乾健之功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反復進退之間皆合于道九三

進修之學如此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

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四多懼則進必有咎然陽貴乎進則進乃所以為无

咎也天德即帝舜天德出寧之謂也陽之位欲其進

故首出庶物陽之德欲其退故天德不可為首首出

庶物故顯諸仁不可為首故藏諸用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善為道之繼則元為善之長可知矣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所以為善之長也亨者通也元降而為亨百嘉之生于是和會雲

行雨施品物流形此亨所以為嘉之會也義者宜也自亨而為利萬物並作飛者潛者大者小者莫不咸得其宜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利所以為義之和也貞者一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元變而為一自一而生萬生生不窮而復歸于一歸根復命凡天下之物皆斂藏其英華而各効其成此貞所以為事之幹也君子法天之生物以愛養天下故體仁足以長人體仁即體元也元不可見故以仁言之也如堯之其仁

如天舜之无不覆燾是也觀會通以行典禮故嘉會足以合禮如成周太平而禮樂興庶事定利物足以和義因民所利而各得其宜即聖人所以致天下之大利也貞固足以幹事事出于貞无往而不貞即大人所以正已而物正也是四者在乾為元亨利貞在君子為仁義禮智其揆一也君子體此四德自强不息以合于乾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

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而隱謂有飛龍之德而隱焉者也初九有龍飛之德潛而勿用故不以世俗趨舍而易其守不以名位之有无而動其心遯世无悶則委而去之而不以為屈不見是而无悶則舉世非之而不以為愠樂天知命而不憂窮理盡性而不疑其樂也其憂也其行也其違也一體乎天理之自然而未嘗用心故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確乎其有不可拔之操是潛龍之德也其吾夫子之事乎夫子有聖人之德而无聖人之位歷聘七十二君而无所鈞用伐木于宋削迹于衛圍于陳蔡其困亦甚矣而飯疏飲水樂以忘憂夫豈以窮達而二其心哉故其言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夫子益進乎潛龍之德矣或曰前之卦爻既以為帝舜側微之事今于文言又以為夫子之事是何前後之相違

也是不然夫道不可執一議也執一而議之膠柱鼓瑟之說也故乾之初九在舜用之則為舜之潛在夫子用之則為夫子之潛各當其可而已當其可之謂時豈拘一法哉夫是之謂用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愽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易之道以中為主故其用與洪範相為表裏洪範之

疇九而五之皇極居其中易之爻六而二五各居其中二五之位即皇極之位也皇極者聖人所以總括萬有而約之于中者也協于極則福不協于極則咎曰福曰咎即易所謂吉凶悔吝之變也此二五之所以為多吉也龍德而正中中而言正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庸者用也中見于用謂喜怒哀樂已發而中節之和也二有中正之德而又有言行謹信之用即中庸所謂自誠而明者也誠

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尚何待乎外哉而二于此方且懼乎外物之或有累于我也故必閑其在外之邪以存其在我之誠雖足以兼善天下而不自矜伐故其德極乎大而化之之聖此又思誠之學也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兼天人之道內外進矣非謂之君德而何哉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舜所謂允執厥中即龍德而正中是也所謂惟精惟一即庸言庸行是

也去其人心之危以全其道心之微即閑邪存誠是也舜雖以是授禹意者進修之際亦常行之素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以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之學聖學修為之序也忠以處已信以待物惟

忠與信所以為進德之階也外修其辭以立其誠言不妄發而誠自存所以為居業之地也德貴乎不息故欲其進業貴乎有守故欲其居知至至之謂進德也知終終之謂居業也知德之可進而至其所當至故可以言幾幾即極深研幾之幾是也知業之可居而終其所當終故可與存義義即精義入神之義是也惟其能進德故居上位而不驕惟其能居業故在下位而不憂九三進修之學乾乾夕惕自强若此尚

何咎之有然則知至至之其帝舜之所謂兢兢業業者乎知終終之其帝舜之所謂安汝止者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進而或躍退而在淵進而或躍上也退而在淵下也上下雖无常而非為邪枉之態進退雖无恒而非有離羣之患四之德可以進矣而不必于進疑其有咎

也故告之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夫當
可進而進進之以其道者也尚何咎之有三與四均
為无咎然三本有咎者也故必如是而後能无咎四
本无咎者也而疑其有咎故直告之以无咎其所居
之勢異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天下之物莫不各有其類故有聲者以聲而相求有氣者以氣而相應類也水之流濕火之就燥龍飛則雲滃虎嘯則風生亦類也在天成象故日月星辰麗乎天在地成形故百穀草木麗乎土亦類也類之所感不期而動不約而會自然而然是豈有以使之哉聖人之于民亦類也帝王之興其威靈氣焰足以動物悟人故萬物莫不咸致爭先之覩夫豈待驅而來之哉舜受禪之初天下之民朝覲者訟獄者謳歌者

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此聖人作而萬物覩之象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非无位也滿而必溢則雖有位而不能守是无位也非无民也高而必危雖有民而不能親是无民也非无輔也恃勢以陵人則賢人去而不為用是无輔也此紂之所以亡也紂貴為天子謂之獨夫則无位可知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則无民可知微子去之箕子

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則无輔可知紂方且惇然自立而不知悟雖欲不亡得乎嘗觀夫子于易二四三五皆有位而初上獨无位何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天一乾之始也地六坤之終也一與六包中八位艮三巽四離五坎十兌九震八二與七居中而配巽震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形為十位四位居中乾坤坎離是也四位居偏艮震巽兌是也故易之六爻以六位為正乾一離五坎十坤六二與七居中是也天數二

十有五地數三十乾无一以二十四為用坤无六亦以二十四為用二十四氣所以周歲功之成也一六不用者天一居上為道之宗地六居下為氣之本此所以斡旋造化之妙以无用為用者也然則初上无位豈非一與六為虛位乎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二有君德而猶在田時所舍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王弼云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也元者一之始也元
變而為一一而三三而九九者氣之究也故復變而
為一以元用九數不至于極終則有始此以道用數

之妙也聖人體乾元之妙以成用九之極功道无窮
而數亦與之无窮天下之治不亦宜乎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王弼云此一章全説天氣以明之也三處下卦之上陽未至于過故與時偕行欲進其所當進也上處上卦之上陽已至于亢故與時偕極欲止其所當止也消息盈虛天道之常也天則者有所限極之謂也陽不可過故有以為之則則之為義有不可踰之戒存焉文王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有得於乾元用九之義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元非一也有一之理而猶未形故曰始而亨始而亨者萬物之所資始一性本然之妙也性降于情則為利利即故者以利為本之謂也夫安而行之謂之性利而行之謂之情故既利矣而求有以反乎其初于是繼之以貞貞者順受其正之謂也自元而至于利情勝而性隱自利而至于貞性復而情滅故曰利貞者性情也謂性其情也此聖人教天下萬世以復性

之學也夫子論性之說至于易之乾其理亦曲盡矣葢嘗因是而推之乾坤二篇之策皆有性情之妙不可不察也乾再索而得坎故付正性于坎坤再索而得離故付正性于離坎離為正性謂其得中也乾以偏情付于艮震坤以偏情付于巽兌艮震巽兌為偏情謂其不得中也是故卦之自乾坤變者為情其性頤大過是也其自坎離變者為性其情中孚小過是也頤大過情其性故不能為中孚小過中孚小過性

其情故能反而為頤大過中與不中之所以異也然則乾坤之情付于震艮巽兌而獨正性付于坎離乾坤退藏于不用以坎離為用其利而復貞之説乎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利而可言則其及物也淺矣故不言所利而後為利之大莊子天下有大美而不言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剛健中正純粹精七者乾之性也性不可名凡所以

發揮于六爻者特通其情而已通其情是通其性也

是又利貞性情之義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之行至于日積月累而可見者是德之成焉者

也德至于成則无用乎隱矣初九之潛隱而未見行

而未成是未有可見之德也德未至于可見則君子

當優游涵養以待其成而可輕用之哉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二居中得正在乾則有人君之德葢元良毓德之地也豈與凡為學者同哉故學以聚之非貪多務得也問以辨之非矜已好勝也寛以居之則有容物之量仁以行之則有愛人之心以是為學非謂之君德而何哉文王之為世子進乎是矣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
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三以陽居陽謂之重剛固也而四亦謂之重剛蓋
四之位在上卦之初則初亦為剛也以一卦論之則
上五為上四三為中二初為下以上下體論則三與
四皆非中也此所以均謂之重剛而不中也不在天

不在田則九三純乎在人矣故稱君子不在天不在田不在人則四果何所在乎故或而疑之也二者皆曰无咎三本有咎而僅能无咎四疑其有咎而實无咎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此論九五大人之德也大人之德與天地合則夫日

月之明四時之序鬼神之吉凶无往而不合矣益合乎其大則其小者從可知矣先天者以天合天之謂後天者以人參天之謂以天合天則天為所囿故先天而天弗違以人參天則為天所囿故後天而常奉天時大人者有先天之學也天且弗能違而況乎人與鬼神也哉莊子所謂神動而天隨之此之謂矣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

人乎

有進則有退有存則有亡有得則有喪蓋天道盈虛消息之理是也而上九之亢龍則昧之故惟知有進而不知退之踵乎其後也惟知有存而不知亡之伏乎其中也惟知有得而不知喪之繼乎其末也此其所以有悔也居上九之時而能无悔者其唯聖人乎聖人者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天下方以為進聖人則憂其退天下方以為存聖人則慮其亡又安

得過亢之悔哉再言其唯聖人乎言之重辭之復嘆息而申美之也舜之授禹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舜之治萬邦咸寧則未必有困窮之患天其申命用休則未必有永終之理而舜之言方以二者為憂而汲汲然授之于禹此知進退存亡之道也吾嘗謂當亢而不亢宜其悔而无悔非大舜之聖其孰能如此乎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乾之配也乾具四德坤亦具四德然其所利者在牝馬之貞而已非全體也乾爲馬坤爲牝牝取其順且配乾而言之也坤之道靜而止是豈可有所往哉君子于此欲有所往則可後而不可先先則迷而失道後則順而得主主謂乾也坤以乾爲主坤從乾後則爲得主此其所以爲利也西南者曰兌曰坤曰離

曰巽皆陰也東北者曰震曰艮曰坎曰乾皆陽也以坤而居西南之地是得朋也以坤而行于東北之方是喪朋也然陰以從陽為貞西南雖得朋豈若東北喪朋為安貞之吉也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乾坤皆有元元者造化之根本所以統天下之萬有而包括之者也然在坤曰至哉在乾曰大哉大哉者不可以限量求而至則有所底止矣老子曰无名天

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无名者乾元是也乾元為萬物所資始然不得乎坤則物无自而生故坤合乎乾而萬物資生是坤萬物之母也乾以其大故能統天坤以其至故順承天而已順承者即後順得主之謂也此坤所以為乾之配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

疆

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一言而盡者至誠之謂也至誠无息不息則久久則愽厚愽厚則髙明愽厚配地髙明配天悠久无疆夫至于悠久无疆非誠孰能與于此哉天以其誠故行健而有不息之功是天之所以无疆者也地亦以其誠故厚德載物而合乎悠久无疆之用是地之德有以配乎天之无疆者也徳合乎天故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含弘光大即

乾之剛健中正也乾以健為德故剛健中正有自强之誠坤以厚為德故含弘光大有容物之量惟其有容物之量是品物之所以咸亨也乾為龍坤為馬馬而又牝焉順之至者也乾以龍御天以成其變化坤以馬行地而至于无疆皆至誠不息之功也夫坤之為道地道也臣道也地道則承天而行臣道則戴君而行者也君子于此欲有所往其可不知先後之宜哉先則失為臣之道後則得事君之常尊卑上下之

分以順為正也坤居西南與陰為朋者也故乃與類行坤交于東北以陰而從陽者也陰陽交則萬物生故乃終有慶謂其始有喪朋之悔要其終而後慶可知也陰之從陽貞也而常患乎不能安能安于貞則无往而不貞此所以為吉也君子盡為臣之道能安于至貞而行則其行也可以應乎地道之无疆矣坤之彖言无疆者三德合无疆謂坤之德合乾之无疆也行地无疆謂坤之行地可以至于无疆也應地无

疆謂君子攸行應乎地之无疆也三者之言各有攸當其可執一論哉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乾以健為德故象言其行坤以厚為德故象言其勢曰天行健者以氣用者也曰地勢坤者以形用者也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君子體坤之象而以厚德載物无所不容夫是之謂應地无疆

初六履霜堅冰至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霜降于九月水始冰于十月而坤之初六一陰始生則建午之月也自午至戌亦已遠矣方是時且未知有霜之可履而況于堅冰哉然陰生于午終于亥自初至上浸長而不已則履霜堅冰有馴致之道焉蓋不可不自微而謹之也夫陰者小人之象也古之聖人當君子道長之際而已慮夫小人之竊權蓋知夫

履霜堅氷之義矣嘗觀夫子作春秋其于君臣上下之分邪正消長之際中外盛衰之別未嘗不謹其始焉故書初獻六羽則知季氏八佾之漸為不可長書季子來歸則知意如逐君之罪為不可訓書會戎于潛則知楚陵駕上國之變為不可遏一事之始防微杜漸常有憂深思遠之意寓乎其中是豈非見履霜而知堅氷之至者哉易示其理春秋紀其事聖人之憂世亦深矣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二以柔居中既有其德又得其位大臣之道也大臣之道不患乎无高世之才而患乎无益天下之氣氣者所以辦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者也六二之臣直而不枉方而不屈大而不隘其所養亦可知矣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孟子之所謂至大至剛以直者則六二之

所謂直方大者也是氣也得之自然豈待習之而後能哉故曰不習无不利此其所以光顯而不可及也漢之周勃霍光者號爲社稷之臣誅呂安劉擁昭立宣辦大事立大功于談笑之頃而二子皆不學无術以見譏于史嗟乎孰知夫不學无術尚庶幾不習无不利者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之位近于君此居可疑之地者也三居可疑之地以剛用柔有文章之美含而弗露而惟知至正之可守蓋安于至靜者之為也三雖安于靜然有時而發于動則從王事而不居其成故能保有其終蓋居近君之地而矜才自用則不免有猜嫌之隙自古君臣爭善未有能免于禍者坤之六三不擅其美不有其成是以能以功名始終非智慮光大明哲保身者而能如是哉此晉士燮文子之所以為文也于鞍之戰

晉既勝齊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无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及見晉侯晉侯勞之對曰君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夫師還而獨處其後有功而必推之于人非六三所謂從王事而无成者乎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以四而視三尤切近于五此危疑之地最為難處者也位嫌勢逼則咎之所不能免功高望重則譽之所不容釋曰咎曰譽二者交集皆足以致君上之疑為吾身之禍于此求免不亦難乎故六四之臣惟括囊不言而後可以无咎无譽夫无咎則君不可得而罪无譽則君不可得而疑自非致謹于三緘之戒未見其可也張安世在宣帝時職典樞機謹畏周密卒能免于霍氏之禍其有得于括囊之義乎

六五黃裳元吉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易以五為君位惟坤之六五為大臣之位葢坤之道臣道也五以柔居中其用在離離為文為黃文在其中故以黃裳而獲元吉也此臯夔稷契伊周之事豈餘人之所敢望哉考春秋傳南蒯之將畔也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以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

不然必敗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有事也且可飾乎中美為黃上美為元下美為裳參成可筮猶可闕也筮雖吉未也

嗚呼若惠伯之言可謂得用易之妙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生于午終于亥上六是也上六本坤之位而乾居亥上則坤將變而為乾陰陽相交陰恃其盛而不服乎陽陽志于復而不堪乎陰陰陽相薄而至于戰故曰龍戰于野言龍者明其有乾在焉説卦所謂戰乎乾是也二者交戰陰陽之道窮而兩有所傷故其血玄黄玄黄者天地之色之雜然者也夫戰而陰傷焉猶之可也戰而陽不免乎傷則陽亦可危也已魯昭公之伐季氏魏高貴鄉公之討司馬昭皆有龍戰之

禍聖人作易爲天下萬世之戒吁可畏哉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陽自七而進于九陰自八而退于六皆極也極則不可以无所用陽極于進進而有餘則以退爲用故用九以无首爲吉陰極于退退而不足則以進爲用故用六以永貞爲利是九與六不能无過不及之患而用之者所以約其偏而歸之于中者也夫陰柔之質

不恵乎不能貞而恵乎不能持久能持之而至于永貞則可以大其終矣伊周之道雖不免乎變然變而終歸于貞者以其有以持之也故萬世之下言人臣之貞以伊周為首嗚呼兹其所以為永貞大終也哉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方正也柔與靜坤之性也剛與方坤之德也以柔靜之性而濟之以剛方之德此又利永貞之義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
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
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葢言順也

善之積猶陽之積也積陽之極可以消陰故必有餘
慶謂陽之不可不長也惡之積猶陰之積也積陰之
極可以消陽故必有餘殃謂陰之不可長也天下之
不善莫極于臣子之簒逆原其所以至此豈一朝一
夕之積哉其相循相習之由必有其漸而人不能辨

之于早是以至于如此之極此易所以有履霜之戒也夫物以順至者必以逆觀葢至順之中至逆所攸伏者也陰之爲物以柔靜爲體亦可謂順矣然而浸長不已則將有剥陽之禍其爲逆也莫大焉是以聖人畏之嘗觀自古小人之禍其始莫不以柔順爲得君之計而其終卒以亂天下如漢季唐末宦官之専大抵皆起于一順之積當時之君徒知喜其便佞諛悦之爲易制而不知異日専恣竊權之漸皆伏于此

是狃于其順而不能辨之以早之過也故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然則方其至順之初而能察其所以為逆之漸見動之微知風之自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于此哉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六二之德可謂至矣人徒見其直而不枉方而不屈而不知其所以致此者有其道也蓋六二之所以能

直者以其正也而所以能方者以其義也正與義是直方之所由以生焉者也孟子論浩然之氣而繼之曰配義與道无是餒也孟子之所謂道與義即六二正與義之說也夫所謂正則敬是也敬者正之用也君子敬以處已故于內為直義以應世故于外為方何謂敬主一之謂敬何謂義度宜之謂義君子以一心應萬物之變而不外乎吾心之敬則无往而非敬以一理度萬物之宜而不出乎所行之義則无適而

非義敬生直義生方敬義立于此而直方從之如是而後德為不孤矣德至于不孤非大而何然君子之所養亦不過循理无私而任其自然初未嘗有所習也學而至是殆將進于不思不勉之域矣伊周之達孔孟之窮皆用此道豈曰小補哉嘗觀易于乾之九二言誠坤之六二言敬誠敬之學其來尚矣而易皆于中爻言之意者誠敬亦中之異名也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

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六三有文章之美而不擅其美有從王事之勤而不居其成三益善處危疑之地者也三之道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承天而行妻道從夫而行臣道則戴君而行者也夫地道之静專固不容議矣然後世之為人妻者如魯之文姜齊之君王后漢之吕氏唐之武氏其愧于妻道為何如其為人臣者如齊之崔慶陳恒魯之季孫晉之六卿漢之莽卓唐之藩鎮其

悖于臣道為何如宜聖人憂後世之深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蓋言謹也
坤之六四即否之九四之變也故有閉塞之象夫天
地變化雖草木猶為之蕃則賢人可知矣天地閉塞
雖賢人猶為之隱則草木亦可知矣四當否之世知
其不可以有為而括囊自處以免于咎譽謹之至也
甯武子邦无道則愚蘧伯玉邦无道則可卷而懷之

二子豈得已者哉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坤之六五五為離天五在戊而離居之離起于戊而歸于巳戊巳皆土也其數五其色黄其位中所謂黄離元吉是也離有中虛之象惟其中虛故能通天下之理五為正位以柔居五得大臣之體者也離文明之卦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美在中而暢于四支

發于事業美之至者也三有章而含之四括囊而不言至于五而始大發爲事業之美非天下之至文其孰能之哉此周公之事也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以作新一代之治後世論成周之盛必曰郁郁乎文哉此發于事業之謂也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坤之上六復而爲乾之初九陰陽相疑而至于戰是

亦必然之理也然坤本陰也嫌若无陽故稱龍焉以見其為乾也雖復為乾乾居亥上而猶為陰類故稱血焉以見其陰之傷也陰傷可也而陽亦不免乎傷聖人益為陽憂之矣魏莊帝之討尒朱榮也幸而勝之而卒不免于禍自古君臣相攻未有能兩全者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用易詳解卷二

宋 李杞 撰

上經二 屯至師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屯亦具四德而彖曰大亨貞則有不具者矣屯難也

險難之世不可有所往非不宜也將以待其定也故
利建侯以收斯民之心人各有主則雖不往亦往矣
夫屯之為卦蓋天地相交之始也乾初交於坤而為
震再交於坤而為坎震動於下而坎險於上動者欲
進而險者阨之此難之所由以生也當此之際而欲
有所為其惟大亨貞乎大亨貞初九是也初九濟屯
之主也震動坎盈而雷雨有澤物之功內阻外訌而
聖人有濟世之德非天下之至聖孰能至於大亨也

哉夫患難之來正天造草昧之世也天地造物之始
草創茫昧聽物之自生聖人應世之始庶事潤畧待
民之自定故宜在建侯而已不可以自寧此聖人經
濟天下之畧也柳宗元封建論曰天地果有初乎吾
不得而知之也人生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
則孰為近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柳子
厚謂封建起於天地生民之初具天造草昧之時乎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震雷也坎雲也震雷屯而未發坎雲屯而未下此險難之象也君子觀屯之象而思所以濟世故以經綸為先經綸即經營也謂與天下成康濟之業也如湯武應天順人拯斯民於水火之中此經綸之義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屯卦二陽而初九獨為濟難之主蓋坎險也所以為屯者也震動也所以濟夫屯者也初居下卦之下險

難在前不可輕往故盤旋不進以待其定雖盤旋不
進然其所利者在乎居貞建侯而已居貞者脩德以
愛民之謂也建侯者因人以濟難之謂也吾无心於
求民而託之諸侯以公天下天下之難其有不濟者
乎屯之世遠於民者失民近於民者得民初居二陰
之下以貴下賤此天下之所以交歸而不容釋也試
以漢高祖之事明之高祖入關項羽背約屯亦甚矣
而方且屈於蜀漢燒絶棧道以示項羽無爭取之意

此豈非所謂盤桓者乎約法三章鎮撫關外父老此豈非所謂居貞者乎固陵之役捐數千里之地以授三將此豈非所謂利建侯者乎是以五年之間雖屢挫屢屈而卒有天下其得民心亦可知矣觀高祖之事則初九為濟屯之主豈不宜乎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班別也春秋傳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是也二有應於五而近於初初為濟屯之主而五則有其位而无其德者也二欲應五而惟初之畏故屯邅而不進雖邅回不進然有班馬之聲則有欲遁之意矣夫初非我寇也乃與我為婚媾者也而二不能從徒知有五而不知有初是女子之貞也女子之貞而從非其人安得有字育之理哉然必待十年而後乃字十年之後初九成濟難之功事勢極則必反其常也在高

祖之時其雍齒之流乎齒與高祖有鄉里之舊而決意從楚知項羽之可恃而不知高祖之不可舍也必待羽滅而後始獲封侯之寵此豈非十年乃字者耶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鹿謂民也古之爭天下者謂之逐鹿六三有其志而无其才者也三以陰居陽有得民之志而无濟難之才譬之即鹿而无虞徒入于林中而已君子於此見

幾而作舍而去之則可以免禍苟冐之而往則其道
窮而吝矣在漢祖之世其惟陳嬰乎楚漢之初諸侯
並起東陽少年相聚數千人欲立陳嬰以為王嬰自
知才之不足從其母之言以兵屬項梁此所謂君子
幾不如舍者哉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四有應於初而切近於五初為婚媾者也而五脅之

四有所不顧惟初之應此所以往吉无不利也五有
人君之位者也初有人君之徳者也五在上而初在
下論其勢則强弱有間而四於此能審其所從非天
下之至明其孰能之哉張良自韓歸漢近乎此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王弼曰處屯難之世居尊位之上不能恢洪博施无
物不與拯濟微滯亨于群小而係應在二屯難其膏

非光其施者也固志同好不容他間小貞之吉大貞之凶斯言盡之矣在高祖之世其惟項氏乎項羽尊為霸王宰制天下可謂居九五之位矣見人恭謹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而不能廣覽兼聽收群策以為用故韓信謂如婦人之仁豈非所謂屯其膏者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處屯之極下无繫應愈遠於民而難不可解故泣血漣如其勢不可久也項羽垓下之圍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其上六之謂歟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

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之成卦艮在坎上險而能止為蒙之象卦之四陰為蒙而二陽為訓蒙以周公證之乃訓蒙之義初與五則蒙之可訓者抗世子法於伯禽則初六發蒙之事教成王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則九五童蒙之事此皆九二之所謂包蒙者也三與四則蒙之不可訓者殷之頑民弗率則六三不有躬之事四國不靖之變則六四困蒙各之事此皆上九之所謂擊者也考

周公之終始而後足以盡一卦之旨然彖辭乃專主九二之剛中者是知包蒙固所以為包而擊蒙亦所以為包此時中所以為蒙之亨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其源亦微矣涓涓不息以達於海是蒙之所以亨也君子觀此象故以果行育德夫果於行則有必至之功育於德則有持久之義茲非蒙以養正者乎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初居下卦之下發蒙之始也人之蒙昧无知方其迷而未復若有物焉覆乎其上茍不有以發之則將終日冥行而不自知矣然發蒙之道譬之用刑非所以毒之蓋將使之遷善遠罪而脫去其累爾人之蒙蔽其纒縛之苦甚於桎梏故利用刑人以說之豈非所以深愛之哉夫刑不可終也既說桎梏則不可往往

則明罰勑法坎為法律故有用刑正法之象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以六爻而論之爻各有蒙之義合卦之全體論之則四陰蒙也二陽發蒙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介居於二陰之間彼方蒙而未達而吾能包而納之使為吾用譬如子之納婦焉是克家之道也盖陰為陽之配故曰婦坎為中男故曰子以剛而接柔以子而得婦其

吉也宜哉夫人之蒙昧無知殆未可以遽而絶之也
要當容之以受其歸而不可廹之以甚其惡商民之
頑教之而不從令之而不率其蒙亦甚矣而周公方
且雍容恐之以待其定故世歷三紀而果有世變風
移之休此豈非包蒙之義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金夫謂上九也乾為金艮自乾來者也蒙之世以陰

求陽然求不可以非其道求之非道未有不悔者也三有應于上二為金夫則三為女明矣女子之從人以男下女正也以女求男非正也三徒知上九金夫之可慕而不知已之不可以苟徒委已于人其行亦不順矣故勿用取女而无攸利謂三之女不足取者也孟子以儀衍為妾婦之道豈非謂其舍已以從人者哉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實陽也居二陰之中欲從上九則隔于五而不得進欲從九二則間於三而不得往以陰居陰蒙然自蔽而無以為之發達困亦甚矣蒙童之時貴乎求賢以自輔者也而四之所居獨遠于陽離群索居甘心自困而不能覺是其為志豈不鄙且吝哉孔子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四之謂也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童蒙者即不失其赤子之心之謂也老子曰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嘷而嗌不嗄和之至也此吾一性本然之初蒙之妙者也古之聖人以蒙養正遺耳目墮肢體聰明𡨋智而守之以愚故一性之中湛靜純一不累于物而自得童蒙之妙順而不逆巽而不忤所謂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非六五之吉何足以當之

上九擊蒙不利為冦利禦冦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擊蒙者用力以擊去之也上九處蒙之終九二之所不能發者上九皆得以擊而去之然所謂擊蒙者豈其得已者哉故利禦寇不利為寇禦寇者謂蒙昧之人吾因而擊之若寇盜之來而不得已而為之捍禦是禦寇也若夫擊之不已而至于太甚刻核太至則有不肖之心是反所以為寇矣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又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夫異端固可

攻也而攻之極乃所以為害不仁之人固可疾也而疾之已甚乃所以致亂兹非不利為寇者耶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待也乾健于下坎險于上健者欲進而險者阻之

時進而不已則必有傷故欲其需以待之也險難在
前天下之物未有不陷者而乾不可陷何也剛健而
不息是乾性之本然者也惟其剛健故險不能陷而
終有出險之功尚安得有困窮之義哉有孚光亨貞
吉者謂九五也夫乾之進坎之所忌者也五居中得
正位乎天位不以乾之進為可忌而信以待之故需
以酒食而與之為廣大樂易之舉此其所以光大而
亨且正吉也大川者坎之險也乾有出險之功故利

涉也然則需之為義雖曰有所待其亦進而不已者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于天欲雨而未雨非不雨也有所待也君子觀需之象當險難之世必優游寛緩以待之故以飲食宴樂非有所玩也事變之來茍不能寛之以待其定而方且與之俱擾則未有不顛倒錯亂而喪其所守者矣周公當狼跋之際而赤舄几几孔子在陳蔡之

間而弦歌不輟其飲食宴樂之義乎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需之世初最遠於難故需于郊郊者寬閑廣莫之地也初以在下之陽潛而勿用惟能安静自守退居於寬閑之野以待其定未嘗輕舉妄動犯難而行故能守其常而无失蓋君子居易以俟命者也東漢之末諸侯競起天下才智之主莫不鼓舞於功名之會而

諸葛孔明方且澹然自處抱膝長吟於草廬之下若无意於世者彼固有所待爾然則隆中高卧之舉其需于郊之謂耶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寛也廣也謂九五也二與五為應而四間之故需于沙沙者以其近於險也二欲從五四不免於有言然其言亦小矣九五之君方以寛廣之道待我彼雖

有言何以間吾君臣之合哉夫是之謂終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凡所以為難者謂坎也三居下卦之極廹近於險故需于泥泥者坎水之險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寇難之來未有不自乎我有以招之者苟能於此知所敬焉則可以免乎敗矣不然冒險而不戒豈不危哉紂自作孽以致周人之難

方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是以卒有倒戈之衂

此不知敬謹之義者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四為三陽之蔽三陽之進四之所深忌者也故常有以拒之然剛健不息之德彼豈能終隔之哉力既不敵而至於傷不得已出穴以避其鋒且順以聽命焉

四於此亦无能為矣自古小人雖多為君子之間然

君子之黨勝則未有不折而從我者狄仁傑引五王於朝而二張卒以伏辜豈特出穴之傷哉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之世三陽類進而六四之小人不能間之者以有九五為之主也九五之君以中正之德待天下寬綏樂易以受三陽之歸故需于酒食貞吉酒食者所以養賢之道也古者致治之世人主盡尊賢之禮賢人

无家食之義鹿鳴三奏而權輿不作所謂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于畎畝之中者是豈特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而已哉睽之彖曰大亨以養聖賢此之謂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處需之極三陽之進上六之所不願者也而不能抗故謂之不速之客不速者謂其自來而非我有以招之也夫乾本上也坎本下也乾之必進坎豈能

久拒之哉六四扼之而有出穴之傷上六敬之而有入穴之固是雖不若九五之當位亦未至如四之大失矣陰陽相交之際正君子小人進退之決不可不謹也故九三之致寇則告之以敬謹不敢上六有不速之客則告之以敬之終吉然則敬之為用果何往而不可哉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天下不平之心常生於有所激乾剛而坎險剛則不屈險則能陷不屈則有好爭之心能陷則有相傾之智健與險相遭而不相能此訟之所為作也凡人之心莫不有中孚之信自其一為血氣所激而至于相訟則是非曲直之理不能以自明而前日由中之信

始窒塞而不通矣於此之際苟能知懼而中止則吉苟不知懼而怙終焉凶必隨之蓋訟非美事也不可以長惟其出於不得已而爲之尚可諉焉若得已而不已凶之道也剛來而得中謂九二也利見大人謂九五也九二能中止其訟而九五則聽訟之主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待天下使天下聞風而化此能使人无訟者也夫人之所以訟者以其險也見險而能止則可免

於難冐險而行則未有不陷者矣故不利涉大川畏其入于淵也雖曰健與險相遭然乾之剛健猶有明白洞達之理而至於坎之險則有深陷不可測之失聖人以涉大川爲戒豈非以險爲可畏也哉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乾以健而行於上坎以險而行於下二者所行相違而不相協夫是之謂訟君子居訟之世欲有以止之必先作事謀始作事謀始者謂止於未訟之前也未

訟之前人莫不有禮義廉耻之心使是心常存不為
血氣所激安得有訟哉故媿耻之風能已人心於聽
斷之外此必使无訟之意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所事謂所爭之事也初與四為訟者也以陰柔之質
居下卦之下上應於四而不相能以至於訟是以四
不免於有言然四雖小有言而初能不永其所事而

止之故獲終吉夫四之所以有言者非以紛爭相競者也蓋將以辨其曲直之理也惟其辨之也明是以初知其訟之不可長也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故小邾射之來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言豈非以其辨明也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春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說者曰大其弗克納

也弗克者非其力之不能義之弗克也二與五為訟
以分言之二為臣五為君其義亦悖矣二自知其不
可故不克訟而歸深自貶損逋竄其邑而不與為較
然後能免於災眚二之所以為此者蓋將以求免於
患也夫以下而訟上其患之來猶掇而取之苟不知
自反豈不難哉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而伯氏沒齒
无怨言夫伯氏之所不怨其亦以夫義之不克也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人之所以有訟者以其好勝也好勝之念激於其中喜新而厭舊不能安其常守而有輕改妄作之心尚安能帖然靜處於无事之地哉惟六三以隂柔居於衆陽之間退然自處食其舊德而无慕乎其外兢兢守正故雖若危厲而終以獲吉蓋由其无好勝之念也惟其无好勝之念是以或從王事而不居其成三之自處恬退若此我无所加於人人忍與之較哉馮

異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大樹下光武
璽書褒之有曰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為不足孟之
反奔而殿亦何異哉若馮異者可謂或從王事无成
者矣彼爭功而拔劍擊柱豈不媿乎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四之不克訟即初之不永所事也四與初有言其始
固不免乎訟矣而四能知所以自復即其義命所在

變其前日之訟以安乎後日之貞是以吉而不失也

夫人之所以好訟以其不知命爾使之知命則將有以安其自然而尚何用紛紛也哉春秋鄭人來渝平

傳曰渝變也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五為聽訟之主凡天下之訟於我焉取決者也聖人以中正之道待天下而天下之不中不正者皆不足

進於聖人之前在聖人無聽斷之勞而在天下自得
安貞止訟之美虞芮之爭聞文王之風而自化文王
豈果有以使之哉正心格物之效不言而從不令而
勸蓋有非形迹之所可議者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以剛居上健不能止訟而勝者也訟而勝故錫之鞶
帶之服是豈德賞也哉蓋所以愧之也既服之又褫

之褫之不已而至於三愧而不安之甚也夫有功而獲賞固可貴也今以訟而受服尚何足敬乎古之聖人所以開天下愧恥之心蓋亦有道矣吳王不朝錫以几杖張武受賂賜以金錢文帝所以待二子者是豈有所畏而然哉凡以愧其心爾此以訟受服之義也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丈人者師之主也威譽德業足以服三軍之心使敵人聞風而畏如周之尚父漢之周勃衛霍蜀之諸葛孔明晉之羊祜唐之郭子儀即其人也夫用師之道雖以衆為主而用衆之道必以貞為先正者衆之所恃以取勝者也春秋傳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傳之所謂直即易之所謂正也其動也有辭其出也有名以

至仁伐不仁以至義伐不義能以衆正非湯武之師而誰爲之哉剛中而應謂九二也二以剛居中上應於五師之所謂丈人者也險坎也順坤也兵凶器戰危事其險亦可畏矣而濟之以順應天順人王者之舉也夫兵本所以衛民也而不免於傷民以戰止戰以殺止殺要在其終而後可見也譬如以藥而攻疾雖復瞑眩豈所以毒之哉此宜若有咎者而吉且无咎以其心乎愛也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死

且不怨而況乎未至於死也哉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兵形象水水之行也而伏於地中則其形有不可測
者矣君子觀師之象故其為兵也常容之于民而畜
之于衆使天下見其為民而不見其為兵夫孰得而
狎之哉周之井田齊之内政漢之材官唐之府兵皆
寓兵于農無事而耕有事而戰此容民畜衆之義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舊說否音鄙非也否與不同謂其不如此也律即法律之律謂以衆正也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馭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泰誓曰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此師之所謂律也出師之道必以紀律為先茍出不以律雖善亦凶王者之師以正勝不以奇勝也春秋邲之戰孫林父欲還彘子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在

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師之臨初六之變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二以一陽為衆陰之主師之所謂丈人者也古之為

將者必先得君於中故能功成而無後患茍不得於

其中讒間一開則雖欲求免且不可得而況能承天

寵也哉二之在師中有六五之應是以吉且无咎而

獲王三錫命之寵以其得君于中也夫賞當其中則

天下咸服萬邦之懷不亦宜乎宣王命召虎平淮夷召公則固有功矣而非宣王知之則未必能安故釐爾圭瓚秬鬯一卣錫山土田召公之所以承天寵者以宣王能任之也樂羊伐中山非魏文侯之明則篋書之謗何以自免信乎為將者不可不得君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輿衆也尸主也任將之權貴乎專一權專則進退在

我而無掣肘之憂茍不能專執其權而使或者得以衆人主之未有不敗者也晉荀林父不能制先縠趙同趙括之專是以有邲之敗師或輿尸豈獨无功也哉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次止也左次者止於无用之地也四以陰居陰自知其力之不足而左次以待之此宜若有咎者矣然能

審彼已之强弱不失其常而免於覆亡之患此所以能无咎也春秋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遂伐楚次于陘聖人於齊桓之事皆有以取之以春秋之所取則知易之所以无咎信乎其无咎也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長子謂九二也弟子謂四陰也任將之道貴乎專一任將而不出於一未有不敗事者五以陰居柔為師

之主慮具不能一也故告之曰敵之為害譬如田之有禽執而取之辭正言順尚何咎之有哉然二以剛中之德居長子之任五既與之為應矣是長子師師者也長子師師不能專任而又使弟子之衆主之以君使臣雖出乎正然使之不當能无凶乎唐討安慶緒九節度之師不相統一以郭子儀之賢亦可謂長子矣而無救於大師之潰以其任之不專也然則弟子輿尸豈非任將之大戒也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上六處師之極師有功而人君錫命之時也功之大者為諸侯次者為卿大夫故有開國承家之象開國承家謂裂地以封之也用兵之初使智使勇使愚使貪惟其才而已豈暇有所決擇哉然功成事立之後而求為久安之計則當辨正其功分别君子小人而使之各安其處故有小人勿用之戒所謂勿用者非

謂棄其功而不録也謂求有以處之而使之不亂也高祖捐數千里地以封三將而不免葅醢之禍光武退功臣進文吏列侯奉朝請而君臣相安了无猜忌之隙韓彭英盧固非忠順自全之道然使高祖有以處之亦何至若是之極也哉

謄録監生臣任以依

謄録監生臣任溥